

书丛掇拾九则

吴战垒

一、“太史公序累”

《论衡·定贤》：“张汤文深，在汉之朝不称贤。太史公序累以汤为酷，酷非贤者之行。”今人刘盼遂《集解》云：“‘太史公序累’五字疑为太史公《史记》之别名。今《史记》一百二十二《酷吏传》有张汤，即仲任所指。《程材篇》：‘太史公序累置于酷部’，同此。”

谨按：“序累”疑为“序列”之音转，“序列”即“叙列”，亦犹“论列”。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：“序列著数万言而卒。”又《伯夷列传》：“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”，皆其例。“太史公序累”，盖言史迁之论列耳，非《史记》之别名也。

二、“引气不齐，巧拙有素，虽在父兄，不能以移子弟。”

此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中语。李善注引东汉桓谭《新论》曰：“惟人心之所独晓，父不能以禅子，兄不能以教弟也。”郭绍虞主编《历代文论选》注亦因之。

谨按：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有云：“若夫工匠之为，连鑊运开，阴闭眩错，入于冥冥之眇，神调之极，游乎心手众虚之间，而莫与物为际者，父不能以教子；瞽师之放意相物，写神愈舞，而形乎弦者，兄不能以喻弟。”《淮南》早于《新论》，于例当先称引，而李善忽之。且

《淮南》以工匠运巧，瞽师操弦为喻，亦与《典论·论文》之旨相近，故宜拈出为《典论》所本。

三、弟谏兄“恩隆父母”

魏黄初四年，曹植徙封雍丘王。其年朝京师，上疏文帝云：“臣自抱衅归藩，刻肌刻骨，追思罪戾，昼分而食，夜分而寝。……伏惟陛下德象天地，恩隆父母，施畅春风，泽为时雨。”

谨按：植与文帝丕为同胞手足，而颂兄“恩隆父母”，语殊不伦。植之忧谗畏讥，谏上自贬，于此可见。文帝乃受之无愧，熟视无动，至“嘉其辞义，优诏勉之”。可骇也！

四、“豪气”与“百尺楼”

《三国志·魏志·陈登传》：“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，表与备共论天下人，汜曰：‘陈元龙（登）湖海之士，豪气不除。’备谓表曰：‘许君论是非？’表曰：‘欲言非，此君为善士，不宜虚言；欲言是，元龙名重天下。’备问汜：‘君言豪，宁有事邪？’汜曰：‘昔遭乱过下邳，见元龙。元龙无客主之意，久不相与语，自上大床卧，使客卧下床。’备曰：‘君有国士之名，今天下大乱，帝主失所，望君忧国忘家，有救世之意，而君求田问舍，言无可采，是元龙所讳也。何缘当共君语？如小人，欲卧百尺楼上，卧君于地，何但上下床之间邪！’”

谨按：许汜称陈元龙（登）“豪气不除”，此“豪气”谓粗豪无礼，故刘备诘之：“君言豪，宁有事邪？”后世乃以“湖海豪气”为佳评，非初意也。又，“卧百尺楼上”，原系刘备自谓，后亦移置于陈登，相沿成例矣。如苏轼《次韵答邦直子由》诗：“恨无扬子一区宅，懒卧元龙百尺楼。”元好问《横波亭》诗：“孤亭突兀插飞流，气压元龙百尺楼。”可谓用典之移花接木也。

五、“荀卿醜秦世之坑儒”

《三国志·魏志·高堂隆传》载景初中明帝诏书有云：“故闵子讥原伯之不学，荀卿醜秦世之坑儒；儒学既废，则风化曷由兴哉？”

谨按：荀卿生卒年众家异说，据清人汪中《荀卿子年表》，考其活动下限为秦王政九年（前238年）。秦王焚书，事在三十四年（前213年），坑儒则在次年（前212年），是皆为荀卿所不及见。魏明帝诏书称“荀卿醜秦世之坑儒”，不见于今本《荀子》，或另有所据乎？

六、宋徽宗画有人代笔

宋蔡絛《铁围山丛谈》卷六载宋徽宗时，丹青名手多人内供奉，代御染写。以徽宗本人善画，故代笔者大率声名无闻也。天津艺术学院美术理论教研组编《中国古代绘画百图》四九云：“明代就有人怀疑赵佶的画有部分为御用画家给他代笔的。”

谨按：蔡絛为宋徽宗时权相蔡京季子，其已揭明画院供奉为徽宗代笔之事，固无俟乎明人之献疑矣。

七、诗人想象，直悟宇宙之理

辛弃疾《木兰花慢》词上片云：“可怜今夜月，向何处，去悠悠？是别有人间，那边才见，光景东头。”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谓：“词人想象，直悟月轮绕地之理，与科学家密合，可谓神悟！”

谨按：李白《日出东南隅行》：“日出东南隈，似从地底来。历天又入海，六龙所舍安在哉？其行终古不休息，人非元气安能与之久徘徊。草不谢荣于春风，木不怨落于秋天，谁挥鞭策驱四运，万物兴歇皆自然。”诗人想象太阳历天入海，运行不息，人禀元气，与日推移；举凡草木荣枯，四时代谢，皆自然之理。此亦古人朴素之宇宙观也，可与稼轩咏月词对看。

八、“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”

《红楼梦》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，曾言：“古人有云：‘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’，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，较之平常仕宦之家，到底气象不同。”文化部《红楼梦》校订出版小组注：“百足之虫，指马陆、蜈蚣一类节肢动物。这类动物被截成几段后仍会活动，故称‘死而不僵’。”

谨按：所释是。然未揭明“古人有云”之出处。此语见于唐马总《意林》卷一引《鲁连子》云：“百足之虫，断而不蹶，持之者众也。”“断而不蹶”言其有余足可持，似较“死而不僵”为贴合事理。

九、“今天天气果好”

清末英使威妥马居华日久，归国后著《一日记》，详载在华见闻。《清稗类钞·讥讽类》述其言曰：中国虽事权不归一，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。每使臣发言，则各人以目相视，大臣视王，新入署之大臣，又视旧在署之大臣。若王一发言，则各人轰然响应，若王不言，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。一日，至署，诸人相顾，无敢先发一语。威妥马不能复耐，乃先发言曰：“今日天气甚好。”而诸人尚不敢言，惟沈某者，似觉不可复默，乃首答曰：“今日天气果好。”於是王、大臣莫不曰：“今日天气果好。”不啻犬之吠影吠声矣。

谨按：洋人笔下清末官吏腐败无能之状，读来可笑可恨，复耐人深思。盖其流风自民元以来犹未泯灭，故鲁迅讽刺无聊之官场应酬，撮其精义曰：“今天天气哈哈”，殊非泛泛之辞也。

一九八〇年岁杪于杭州艮山门外止止居。